

# 取消考试能否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

——基于美国高校招生“去标准化考试”运动的分析

◆吴秋翔 晋浩天

**摘要:**标准化考试是高校招生选拔的主要工具,在美国综合评审的录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存在着对以SAT和ACT为代表的标准化考试的质疑与反对,引发了一场“去标准化考试”运动。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高校采取了“选择性考试”或“灵活性考试”政策,其背后受到来自高等教育机构、学生以及市场机制下高等教育发展在内的三方面影响,反映了考试在招生中的效力降低、学生教育公平诉求、市场中高校与学生间的耦合等动因。虽然这些举措给高校和学生都带来一定的收益,但政策背后的价值理念与具体实践在高校间存在很大的争议,未被所有机构接受,并且政策对教育公平真正的促进作用仍有待检验。最后,本文对照美国的相关结论,讨论我国高考制度的合理性以及新高考改革中潜在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美国高校;招生政策;标准化考试;选择性考试;教育公平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22.07.003

学术性的标准化考试一直以来都是教育机构评估学生能力与学习成就的主要工具,以“标准”或一致的方式进行管理和评价,注重结果的“可比性”,使得比较个别学生或学生群体的相对表现成为可能。常见的标准化考试包括成就测试、能力测试、大学入学测试、国际比较测试、心理测试等。<sup>[1]</sup>标准化考试可用于多种教育目的,例如,识别需要特殊教育服务或学术支持的学生,将学生安排在不同的课程与项目中,或者授予其文凭和其他教育证书。在高等教育阶段,筛选成为标准化考试的重要功能之一。在许多国家,标准化考试几乎成为大学(本科)选拔学生的唯一标准。即使对于采取综合评审招生制度的美国而言,自1926年美国大学理事会正式组织第一次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简称SAT)以及1959年ACT(American College Testing,简称ACT)的开展,标准化考试(曾经)成为绝大部分高等教育机构招生选拔的主要参考依据。

但是,在标准化考试成为通用工具的背后,也一直存在对此类考试的适用性、有效性与公平性的质疑。出于对教育公平的追求,从上世纪60年代末期

开始,部分美国高校不再强制要求学生提供标准化考试成绩,一场“去标准化考试”运动逐渐兴起。目前,美国越来越多文理学院和研究型大学采取“去标准化考试”措施。2018年,芝加哥大学宣布自2023届开始,学生申请大学(本科)时可以选择性提交SAT或ACT成绩,成为全美第一所取消强制使用标准化考试成绩的精英性研究型大学。<sup>[2]</sup>2021年11月底,美国加州大学系统也正式宣布不再使用任何标准化考试成绩进行录取决定,未来将采取免试入学政策。鉴于加州大学系统的规模和影响力,它的决定无疑加速了美国全国性的“去标准化考试”运动。<sup>[3]</sup>

本文将以美国高校“去标准化考试”运动为分析对象,介绍目前美国高校采取的相关政策,剖析改革背后的动因与效果。最后,基于这项运动的相关结论,就我国高考制度的合理性及当前新高考改革展开讨论。

## 一、“去标准化考试”的举措:“选择性考试”与“灵活性考试”

从简化的招生模型来看,美国高校的招生方式

分为两类：其一是以公式化的规则进行选择，其二是通过全面、综合的评审进行判断。公式化的方法主要是以学生高中平均成绩、排名或标准化考试成绩作为依据直接选拔，例如，美国德克萨斯州公立大学系统采用的“前 10% 计划”；综合评审的判断意味着要全面评估申请人的完整档案再决定是否录取，这些资料通常包括申请者的背景信息、高中成绩单或学习记录、标准化考试成绩（通常是 SAT<sup>①</sup> 或 ACT 成绩）、教师和（或）升学指导老师的推荐信、学生论文或个人陈述以及其他反映个人兴趣、表现、成就等方面支撑材料，<sup>④</sup> 这些材料包含了学术与非学术表现。其中，用以评估学术成就的材料是必需提交的，最常见的就是标准化考试成绩和高中平均成绩。<sup>⑤</sup> 综合评审是目前美国高校最广泛采用的招生评价方式，但在机构间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学校持有各自的评价理念与评价系统。“去标准化考试”运动针对的即长期以来学生必须提交的标准化考试成绩，目的是为了削弱被外界视为美国“高考”的 SAT 和 ACT 的影响，具体政策有两类：

第一类称为“选择性考试”（Test-optimal），<sup>②</sup> 采取此类措施的高校不再强制申请人提交 SAT 或 ACT 这两项标准化考试成绩，提交与否完全取决于学生的个人意愿，也就是说 SAT 与 ACT 成为学生选择性提交的申请材料。当然不同机构的具体举措差异也很大，一部分机构采取充分的“选择性考试”，学生理论上不用提交包括 SAT、ACT 在内的任何标准化考试成绩。例如，芝加哥大学在新政策中，要求学生必须提交的材料有申请表与补充性文书、申请费或自动减免费用、高中报告和成绩单、两封教师推荐信，可选择性提交的材料有财政资助申请、视频资料以及其他有关艺术、创意、科研等方面补充材料。在“选择性考试”的说明中，芝加哥大学表示非常乐意接受并考虑学生自行提交的 SAT 或 ACT 成绩，对于这些学生而言，SAT、ACT 和其他标准化工具仍将作为芝加哥大学综合评审录取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③</sup> 另一类机构采取有条件的“选择性考试”，包括要求满足一定的高中平均学习绩点（GPA）或排名，或是申请部分专业和项目时要提供相关考试成绩，例如印第安纳州立大学仍然需要那些高中平均绩点不足 2.5 的学生提供 SAT 或 ACT 成绩。<sup>④</sup>

第二类称为“灵活性考试”（Test-flexible），这些

高校仍然需要标准化考试成绩，但除了 SAT 与 ACT 外，还提供了一系列其他可供选择的标准化考试形式。例如纽约大学的“灵活性考试”政策允许学生在 SAT、ACT、国际预科证书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简称 IB）、三门 SAT II 学科考试、三门美国大学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简称 AP）、三门 IB 高级科目考试（非 IB 证书获得者）或者其他国际测试中任选一项提交。<sup>⑤</sup> “灵活性考试”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去标准化考试”，因为学生仍需提交一项标准化考试成绩用以申请，但这项政策更多地是放宽了对 SAT 和 ACT 的单一要求，增加了学生申请的灵活性。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首先在美国大学本科的申请中，标准化考试成绩一般就指代 SAT 与 ACT，即使现在有其他考试如 AP 课程或 IB 项目作为备选，但尚未达到前者的普及率或取代其在招生中的作用。在许多高校的申请中，SAT 或 ACT 仍然是必须提供的材料，而 AP 或 IB 成绩则是选择性提交的材料。其次无论是“选择性考试”还是“灵活性考试”都削弱 SAT 与 ACT 对学生申请的限制，“选择性考试”在更广泛意义上降低了（所有）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必要性，而“灵活性考试”则增加学生在标准化考试方面的选择空间。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否提交 SAT 或 ACT 成绩，学生都不会在录取中被区别对待，其根本保证来自美国高校的综合评审制度，机构不会有意倾向那些主动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的群体或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分别录取，这些考试成绩与其他申请材料一样，只是反映了学生某些方面的特质。即使采取“选择性考试”，部分机构仍然希望或鼓励学生提交有关成绩，但机构会对学生及其选择保持“价值中立”。<sup>⑥</sup>

## 二、“去标准化考试”的动因：考试在招生中的效力降低、学生教育公平诉求以及市场中高校与学生间耦合的作用

目前，美国国家公平和开放测试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Fair and Open Testing）旨在全美推动“去标准化考试”运动，其最新数据显示全美超过 1815 所四年制大学或学院在 2022 年秋季招生中采取“选择性考试”或“灵活性考试”。<sup>⑦</sup> 该机构的数据看似营造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支持“去标准化考试”

运动的高校团体,但其中像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在内的高选拔性院校表示这只是暂时性措施,以应对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考试取消、学生在申请和提供成绩方面存在困难等问题。但对于其他机构而言,采取这些行动的背后主要受到来自标准化考试在高校招生中的效力降低、学生的教育公平诉求以及市场中高校与学生间的耦合等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来自高等教育机构方面的驱动因素——标准化考试在招生录取过程中的效力降低。如今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质疑标准化考试在大学招生录取过程中的适用性与有效性。从适用性来看,SAT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智力测试,经历数次改革并以学术能力测试示人。<sup>[8]</sup>但是,直到现在SAT仍然维护了一种高分学生就是“聪明”的刻板印象,那些高分学生被鼓励报考高选拔性的大学,而那些测试成绩较低的、即使高中表现出色的学生则被劝阻申请难度较大的学校。<sup>[9]</sup>加州大学系统校长理查德·阿特金森(Richard C. Atkinson)曾在公开演讲中,对大学在招生过程中使用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行为提出异议,他认为考试应该用来评估学生对特定学科领域的掌握程度,而不是对能力或智力等尚未明确定义的概念进行评估。SAT考试在大学招生中存在适用性问题,过分依赖SAT I这种衡量天赋且与先前学习过程没有明显关系的考试是不可取的。<sup>[10]</sup>无论是SAT还是之后的ACT都越来越倾向评估学生的通用能力(即使ACT标榜为基于课程的成就测试),并且从功能上来说趋于融合,用以机构之间的比较和筛选,而不是评估学生对于课程的掌握程度,<sup>[11]</sup>这也就意味着高校招生办公室可能存在滥用或在录取决定中狭隘地使用测试结果等情况。<sup>[12]</sup>

从有效性来看,标准化考试成绩是对学生过去表现的评估以及未来表现的预测。一方面与高中GPA或排名等指标相比,标准化考试成绩无法充分衡量学生的动机、好奇心和其他有助于学习和取得成功的素质,欠缺准确反映其先前学习经历的过程性表现。<sup>[13]</sup>过分注重考试成绩反而淘汰了那些实际在高中表现出色、同样具备较高能力水平的学生。<sup>[14]</sup>另一方面,标准化考试成绩在对学生的大学表现如大一GPA、在学保留率、毕业率等方面的预测力度不如高中的相关学术指标,高中成绩依然是

学生做好上大学准备的最佳预测因素,而标准化考试则是对高中成绩的补充。<sup>[15][16]</sup>有研究指出,SAT成绩的大部分预测能力实际源于其与个体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相关性,并不来自考试本身对学生未来表现的良好预测效果。<sup>[17]</sup>即使各高中的评分标准和严格程度存在异质性,在没有标准化考试成绩的情况下,高校依然可以综合高中GPA、课程难度和中学教育质量等内容获得学生的“加权学业表现”,同样能发挥评价与筛选的功能。<sup>[18]</sup>

第二,来自学生方面的驱动因素——以教育公平为目的的变革诉求。从成绩的影响因素来看,许多研究发现标准化考试成绩与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很强且稳定的正相关性。<sup>[19][20]</sup>当控制了学生的家庭背景等因素时,标准化考试成绩会丧失大部分对大学学业表现的预测力,<sup>[21]</sup>特别是对少数族裔学生的预测效果不佳。<sup>[22]</sup>其原因在于,具有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的学生更有可能存在购买考试准备材料、多次参与价格不菲的考试、选择昂贵的课外补习、聘请家庭辅导教师等行为,这些方式被证实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进而增加被高校录取的机会。<sup>[23][24]</sup>

在大学录取过程中是否使用标准化考试成绩的争论已成为美国的一个政治话题,其背后有着深刻且复杂的教育公平与平权背景。<sup>[25]</sup>反对者认为,这些标准化考试就像是机构间的“教育军备竞赛(Educational Arms Race)”,成为特权的代理人,加剧了高等教育中阶级和种族的分化,使得许多低收入学生和少数族裔学生被迫挤出了竞争名单。<sup>[26][27]</sup>更有甚者认为,标准化考试是白人男性为了保住自身权力地位而设计的筛选工具,这些测试对种族和性别产生了严重的歧视,<sup>[28]</sup>即使考试机构承诺并做出许多重大而谨慎的改革,确保考试不歧视任何特定人群。因此,实施“选择性考试”的高等教育机构很大程度上宣称,采取这项政策是为了避免将有才能的少数族裔、低收入学生、农村学生和第一代大学生拒之门外,以彰显学校在教育公平方面的考量以及对校园多样性的追求。<sup>[29]</sup>

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考试机构无法正常组织线下考试,部分学生无法参与考试获得成绩来进行院校申请,部分家庭也因疫情影响产生财务问题而无力支付考试费用。<sup>[30]</sup>出于这种疫情背景下对

教育公平的考量,许多高校也采取了取消标准化考试成绩要求的暂时性政策。

第三,来自高等教育发展的驱动因素——高等教育市场中机构与学生间的耦合。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来看,标准化考试塑造了一种新的教育分配制度,推动了高等教育机会由社会地位决定向学术能力决定的改变,把学业表现同出身和财富的“意外”区分开来。<sup>[31]</sup>对标准化考试的依赖程度也因高等教育的扩张而显著提升,随着曾经大学申请人数的增加与日益加剧的入学压力,考试成绩成为了高等教育机构以学业能力为标准快速、有效地识别“杰出人才”的主要方式。<sup>[32]</sup>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以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连续多年维持在85%以上,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25岁以上)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同时,伴随着自90年代起美国出生率和新增人口的持续下降,<sup>⑥</sup>意味着高等教育机会的稀缺性正在降低。即使学校间的质量差异仍然显著,但对于大部分机构而言,对先前发挥严苛筛选与淘汰功能的标准化考试的依赖程度也在减弱。<sup>[33]</sup>

若进一步将问题置于高等教育市场中来看,“去标准化考试”也是高等教育机构在经济和声望驱动下的逐利行为。相对而言,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更像是资源依赖型组织,学生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对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而言),经济性的驱动因素旨在维持入学人数,声望性的驱动因素则标志着那些反映大学质量的指标。<sup>[34]</sup>显然对于前者而言,标准化考试是一部分学生参与高等教育的障碍,因此那些低选拔性的机构更愿意直接取消考试要求,让大部分申请者都能被录取,从而成为学校收入的稳定来源。而对那些以艺术、设计等专业为主的学校而言,入学评估更看重相关业务能力水平,那么标准化考试成绩在这方面的贡献就很小。<sup>[35]</sup>同时,高校对声望的着迷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界对招生选拔性的评价,例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美国大学排名影响就很大,其垄断地位和知名度让高校都痴迷于努力提高排行榜上的地位,其中SAT/ACT成绩是衡量生源质量的标准之一。虽然,在官方的评价体系中这一指标占比不到10%,但有研究发现,在校学生的平均SAT/ACT成绩与大学排名的相关性最高,<sup>[36]</sup>这也就意味着学生平均的标准化成绩成为了质量和出色教育的名片。<sup>[37]</sup>因此,“选择性

考试”或“灵活性考试”会变相促使分数较高的学生提交成绩或是选择提交诸多成绩中相对更高的那个,而分数较低的学生选择不交,进而能够间接提升机构最终可公布的平均考试成绩,<sup>[38]</sup>这种声望因素无疑驱使着高校在“排名游戏”中采取“去标准化考试”的精明行动,使自己获益。

### 三、“去标准化考试”的效果:实践中的摇摆与教育公平的争议

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高校采取“选择性考试”或“灵活性考试”,一方面出于对SAT与ACT两家独大的批评和质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高等教育机构对标准化考试在招生中的定位以及对教育公平作用的争议。

首先,高等教育机构在实践中各不相同,从高校实践到学界争鸣和社会舆论都趋于两极化发展,并非一边倒的态势。目前来看,高中成绩加上标准化考试成绩的组合依然能够有效地预测学生的未来表现,这种效果强于使用任何单一指标,<sup>[39]</sup>说明这两类指标都有相当的重要性,不可偏废。实际上,相较于其他评价标准,标准化考试对于弱势群体而言是相对公平且友好的选拔方式,有助于提高弱势学生的入学率。<sup>[40]</sup>一旦取消标准化考试会延续阶层分化,促使高校更依赖其他诸如课程强度、课堂外参与度等方面的指标评价学生,那么弱势阶层群体将面临更大的障碍,导向了另一种不公平的形态。<sup>[41]</sup>如果不是受疫情影响的话,像哥伦比亚大学这一类高选拔性的机构仍然需要标准化考试成绩来综合考察数量庞大的申请者。然而,很大部分积极推动政策的院校则是出于自身的价值理念和实际需求采取的差异化做法,正如前文所述那些有关考试效力、公平、经济和声誉等因素的考量。例如,美国公立大学典范加州大学系统不再将SAT/ACT作为录取决定的必备指标,转而广泛接受高中A-G课程评价,这是一套针对高中历史/社会科学、英语、数学、自然科学、英语以外的语言、视觉与表演艺术以及大学先修课程等科目的学习要求与评估,践行了原校长阿特金森倡导的改革理念。

其次,“去标准化考试”符合美国综合评审的价值导向,改变了原有依赖单一考试成绩等指标的公式化选择,代表了一种选才观念的转变。美国大学

推崇综合评审过程,这种方式强调了评价学生全部申请材料的重要性,意味着不能只注重个人的某一个或几个部分;强调了以“全人”的价值观评估申请者,根据其性格、个性以及能够通过自己独特方式为周围人和社区做出贡献的能力来评估其未来的潜在成就;强调了以“完整环境”考虑申请的所有要素,将学生置于家庭、社区、高中所能提供机会的背景下,<sup>[42]</sup>这种综合性的考虑恰恰回应了前面对于标准化考试效力的质疑和部分学生对教育公平的诉求。因此,无论是标准化考试成绩、高中成绩还是其他辅助性材料在申请过程中的影响都应是有限的、非决定性的。综合评审也能够保证录取生源质量的相对稳定,有研究指出“选择性考试”没有影响录取学生的质量,有无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学生在大学学业以及毕业率等方面的表现基本一致。<sup>[43]</sup>

最后,“选择性考试”与“灵活性考试”为学生申请带来自主空间,提高了机构的选拔性,但在促进教育公平与校园多样性方面的作用尚无定论。这一系列政策的变化确实更加尊重学生申请的个人意志,即使“灵活性考试”依然要求标准化考试成绩,但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无疑增加了申请的灵活性,提升了高等教育机构对申请者的吸引力。极力推动考试改革的美国贝茨学院、普罗维登斯学院都用自身的招生数据支持,“选择性考试”政策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女性、少数族裔、低收入学生、农村学生等群体的大学申请率,也增加了他们的录取人数。<sup>[44]</sup>芝加哥大学在2019年宣布招生改革获得成功,第一代大学生和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入学率提高了20%,农村学生入学率提高了56%,同时学校录取率降至6%,SAT平均分获得了提高。<sup>[45]</sup>一项针对180所文理学院录取数据的研究发现,在实施了“选择性考试”政策后,机构平均可以多收到220份申请,这对年均入学400人的文理学院而言是实质性的增长,同时机构公布的平均SAT成绩也提高了26分,但政策对于录取结果的种族和经济多样性没有显著影响。<sup>[46]</sup>另一项基于美国院校大样本录取数据的实证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选择性考试”并没有促进校园多样性,<sup>[47]</sup>意味着这项行动在促进教育公平和校园多样性方面的真正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对比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在这场运动中的收益来看,高校似乎获益更多,它们收到了更多入学申请,降低了

招生录取率,提高了可公布生源的平均成绩,从而为(特别是疫情期间)机构的稳定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 四、讨论:未来我国高考是否应成为一项选择性考试

从美国的“去标准化考试”运动来看我国的情况,会提出一个看似“无用”但实际上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即未来我国高考是否应成为一项可选择的考试,这也是西方社会所感兴趣的。<sup>⑦</sup>西方学者认为,像我国采取单一标准化考试是一种集中式、一元化的评价制度,会不公平地排除所有错过狭义界限(分数线)的人,并且无视了许多有价值但并不传统的技能和才能,这种基于标准化考试的微小差异而拒绝积极且合格学生入学的择优录取制度是一种“苛刻的正义”。<sup>[48]</sup>

但事实上,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任何一个国家所采取的制度和政策都是基于特定国情,有着深厚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有效适用的模式,即使像美国这样的综合评审制度也并未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高考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根基和适用性,它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处于对偶的共轭关系之中,政治经济左右了高考制度,也奠定了高考改革的基本格局。<sup>[49]</sup>我国推崇以考试选才的文化传统,<sup>[50]</sup>高考制度是我国高等教育招生选拔的基础,其内涵完全突破了单一标准化考试的范畴,为国选才的目的在前,高校选拔的功能在后。我国政府主导下的以高考为基础的集中式招生体系与美国市场化影响下的高校自行招生的分散式招生体系有着本质区别,即使随着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哪怕我们也到达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水平,也不意味着高考在未来应成为一项选择性考试。

那么,对比美国“去标准化考试”运动的动因来看:首先,就适用性与有效性而言,高考有政治地位、有文化基因、有社会认同。高考不仅仅是一项用来考察从特定类型培训或指导中获益的能力测试,而是同时兼顾评估课程学习的知识性成果与考查学生的创新精神、综合素质及问题分析能力的成就测试,<sup>[51]</sup>不存在美国高校对于两类测试适用性的质疑。当然,高考的有效性也是社会公认的,虽然学生确实可能存在考试发挥不佳等不确定性因素,但高考成

绩对于学生过往学习内容的评价与大学学业表现都有着极强的预测力,甚至对学生未来的就业薪酬仍有显著影响。<sup>[52]</sup>

其次,从教育公平的视角来看,我国高考反映的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每年相同的考试时间、相同的考试次数、极低的考试费用、规范统一的招录过程,使得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进取机会,让学生通过个人努力取得优异成绩,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一择优录取制度在体现公平的同时也表现出“效率”原则,有利于提高高校招收学生的质量。有研究认为家庭收入对高考考试成绩的影响并不大,这归功于我国强有力的公办教育、丰富便宜的教材教辅资料和各地区总体上一致的向学之心。<sup>[53]</sup>当然,在高考制度的框架下,政府也对少数民族学生、农村学生、贫困地区学生等弱势群体予以倾斜,例如通过倾斜性招生计划或加分政策进行适当照顾,充分考虑到因社会阶层出身、社会境况不同或因自然禀赋差异而处于弱势的学生状况,<sup>[54]</sup>有效协调并促进了基于高考制度的教育公平。

最后,就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而言,2021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7.8%,距离美国的普及水平还有很大差距,高等教育机会的供给仍显不足,质量上的差异更为明显。这也就意味着,即使从美国的发展趋势来看,标准化考试成绩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发挥重要的筛选功能。虽然,国内高校一直期望在招生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权,来选拔那些符合高校人才培养需求、有特殊拔尖才能但不太能被高考筛选出来的学生,<sup>[55]</sup>如曾经的自主招生,但此类招生方式会双向增加高校的招生成本和学生的准备负担,也会带来招生腐败等不公平问题。<sup>[56]</sup>如此看来,以高考这一标准化考试选拔为主体的招考方式更加经济、有效,且被更多人所接受和认同。

当然,我国目前深入推进新高考改革,其体现的综合评价、增加考生选择与招考灵活性等举措恰好能在美国“去标准化考试”运动中找到对比与借鉴的

可能。其一是将学生从高考“一考定终身”中解放出来,破除唯分数论倾向。我国高考招生从原有“一考定终身”的单一选拔方式,向一年两考、多次选择、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的方式转变,致力于改变过去唯分数论的弊端,<sup>[57]</sup>纠正多年来高考积累出来“一考定终身”的教育顽疾,学生不再因一次考试失利而遗憾终身。其二是增加学生高考选科与报考的自由度与灵活性。新高考英语科目一年两考、取消文理分科、(部分省份)采取“3+3/3+1+2”的选考模式、高考志愿填报规则的变动都在显著增加学生选考与志愿填报的灵活度,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赋予学生充分的自由选择权,<sup>[58]</sup>更加尊重学生个体的选择意愿、学习志趣与职业发展倾向,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样性与个人成长成才的可能。其三是注重过程性评价,实现人的综合评价与科学选拔。新高考改革提出“两依据,一参考”也就是依据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实行多元录取。这样的举措提升了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的重要性,纳入对学生高中过程性表现的考察,建立了涵盖德智体美劳更加全面的评价观,使得高校招生不再面对一个个冰冷的考试成绩,而是每一个鲜活的、能够全方位观察的个体,如浙江省实行的“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制度就是一种融合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和高考三方面评价要素为一体的多元化评价体系,某种程度上高考成绩的决定性影响被削弱。当然,这些改革举措依然围绕高考展开,以高考为基础,而像加强高中过程评价、纳入综合素质指标、增加学生选择等理念也与美国“去标准化考试”中的部分举措相契合。或许,两国的改革都是为了促进高校招生更加科学、合理、公平,但其本身改革的“土壤”与所需的“养分”是不同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美国‘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帮扶体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BIA200201)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翁伟斌)

#### 注释

①这里的SAT考试主要指SAT I推理测试,包含阅读、文法与数学三部分。后文还涉及SAT II学科测试,包含数学、科学、英语、历史、语言能力等5部分共20项独立的科目测试。

②一些文献将其翻译为“考试可选择”“考试备选”“可选择性提交”政策。

- ③资料来源于芝加哥大学官方网站(<https://collegeadmissions.uchicago.edu/apply>)。
- ④资料来源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官方网站(<https://www2.indstate.edu/news/news.php?newsid=5245>)。
- ⑤资料来源于纽约大学官方网站(<https://www.nyu.edu/admissions/undergraduate-admissions/how-to-apply/standardized-tests.html>)。纽约大学接受来自全世界各国的数十种考试和其他资格认证,如我国的高考及港澳台联招考试都属于纽约大学可接受的标准化考试。
- 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美国人口普查局以及联合国。
- ⑦笔者曾于2020年6月在美国纽约大学作报告时现场观众提出这一问题。

## 参考文献

- [1]The Glossary of Education Reform. Standardized Test[EB/OL]. <https://www.edglossary.org/standardized-test/>.
- [2]Madhani A. University of Chicago Becomes First Elite College to Make SAT, ACT Optional for Applicants[EB/OL].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2018/06/14/university-chicago-sat-act-optional/701153002/>.
- [3]Teresa W. UC Slams the Door on Standardized Admissions Tests, Nixing any SAT Alternative[EB/OL]. <https://www.latimes.com/california/story/2021-11-18/uc-slams-door-on-sat-and-all-standardized-admissions-tests>.
- [4]Rigol G W. Admissions Decision-Making Models: How U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Select Undergraduate Students[R].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 2003: 11-14.
- [5]Killgore L. Merit and Competition in Selective College Admissions[J]. 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2009, 32(4): 469-488.
- [6][9][18][35][38]Svyerson S. The Role of Standardized Tests in College Admissions: Test-Optional Admissions[J]. New Directions for Student Services, 2007, 118: 55-70.
- [7]The National Center for Fair and Open Testing. 1,815+ Accredited, 4-Year Colleges & Universities with ACT/SAT-Optional Testing Policies for Fall, 2022 Admissions[EB/OL]. <https://www.fairtest.org/university/optional>.
- [8][13][16][26]Atkinson R C, Geiser S. Reflections on a Century of College Admissions Tests[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09, 38(9): 665-676.
- [10]Atkinson, R. C. Standardized Tests and Access to American Universities[A]. The 8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2001.
- [11][22]Hoffman J L, Lowitzki K E. Predicting College Success with High School Grades and Test Scores: Limitations for Minority Students[J]. 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2005, 28(4): 455-474.
- [12]Buckley J, Letukas L, Wildavsky B (Eds.). Measuring Success: Testing, Grades, and the Future of College Admissions[M]. JHU Press, 2018: 145-170.
- [14][29]Rooney C, Schaeffer B. Test Scores Do Not Equal Merit: Enhancing Equity & Excellence in College Admissions by Deemphasizing SAT and ACT Results[R]. National Center for Fair and Open Testing, 1998: 1-5.
- [15]Camara, W., Echternacht, G. The SAT I and High School Grades: Utility in Predicting Success in College[R]. College Board, 2000: 3-11.
- [17][21]Rothstein J M. College performance Predictions and the SAT[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4, 121(1-2): 297-317.
- [19]Freedle R. Correcting the SAT's Ethnic and Social-class Bias: A Method for Reestimating SAT Scores[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2003, 73(1): 1-43.
- [20]Blau J R, Moller S, Jones L V. Why Test? Talent Loss and Enrollment Loss[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4, 33(3): 409-434.
- [23]Buchmann C, Condron D J, Roscigno V J. Shadow Education, American Style: Test Preparation, the SAT and College Enrollment[J]. Social Forces, 2010, 89(2): 435-461.
- [24]Vigdor J L, Clotfelter C T. Retaking the SAT[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3, 38(1): 1-33.
- [25][28]Calvin A. Use of Standardized Tests in Admissions in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J]. 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Law, 2000, 6(1): 20-32.
- [27]Grodsky E, Warren J R, Felts E. Testing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American Education[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8, 34: 385-404.
- [30]吴秋翔,张良.疫情下美国大学招生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J].中国高教研究,2020,(08):85-91.
- [31]Lemann N. The Big Tes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Meritocracy[M]. Macmillan, 2000: 81-95.
- [32]Alon S, Tienda M. Diversity, Opportunity, and the Shifting Meritocracy in Higher Educati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7, 72(4): 487-511.
- [33][44]Shanley B. Test-optional Admission at a Liberal Arts College: A Founding Mission Affirmed[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2007, 77(4): 429-435.
- [34]Furuta J. Rationalization and Student/School Personhood in US College Admissions: The Rise of Test-optional Policies, 1987 to 2015[J].

-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7, 90(3): 236–254.
- [36]Webster T J. 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The US News & World Report Tier Ranking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1, 20(3): 235–244.
- [37]Epstein J P. Behind the SAT-Optional Movement: Context and Controversy[J]. Journal of College Admission, 2009, 204: 8–19.
- [39]Sackett P R, Kuncel N R, Beatty A S, et al. The rol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SAT-Grade Relationships and in College Admissions Decisions[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 23(9): 1000–1007.
- [40][46]Belasco A S, Rosinger K O, Hearn J C. The Test-optional Movement at America's Selective Liberal Arts Colleges: A Boon for Equity or Something else?[J].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2015, 37(2): 206–223.
- [41]Systemwide Academic Senate. Report of the UC Academic Council Standardized Testing Task Force [R].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20.
- [42]Bastedo M N, Bowman N A, Glasener K M, et al.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Holistic Review? Selective College Admissions and Its Effects on Low-SES Students[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18, 89(5): 782–805.
- [43][47]Saboe M, Terrizzi S. SAT Optional Policies: Do They Influence Graduate Quality, Selectivity or Diversity?[J]. Economics Letters, 2019, 174: 13–17.
- [45]Jump J. Ethical College Admissions: Chicago Declares Test Optional a Success[EB/OL].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admissions/views/2019/07/22/university-chicago-test-optional-policies-are-worth-review-opinion>.
- [48]Meyer H D, John E P S, Chankseliani M, Uribe L. Fairness in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Reconciling Excellence, Efficiency and Justice[M]. Brill Sense, 2013: 1–11, 13–40.
- [49]项贤明.我国70年高考改革的回顾与反思[J].高等教育研究,2019,40(2):18–26.
- [50]刘海峰.文化国情决定高考模式[N].中国教育报,2013-03-22(6).
- [51][57]钟秉林,王新凤.我国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变迁与理性选择——基于40年高考招生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J].教育研究,2017,38(10):12–20.
- [52]吴斌珍,赵心好,钟笑寒.重点高中带来的工资溢价:来自大学生就业调查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6,39(02):142–166.
- [53]陆一.“考试备选”真能体现招生公平? [N].文汇报,2018-06-29(8).
- [54][56]李立国,吴秋翔.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到发展平等——基于我国倾斜性招生政策的分析[J].教育研究,2020,41(03):95–105.
- [55]张会杰.高考改革中高等学校的责任困境及其突破[J].教育发展研究,2019,39(17):15–23.
- [58]刘希伟.新试点高考招生制度:价值、问题及政策建议[J].教育发展研究,2016,36(10):1–7.

**Can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Standardized Test Achieve True Educational Equity: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e-standardized Test” Movement for College Admi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u Qiuixiang & Jin Haotian

(School of Edu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standardized test is the main tool for college admission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dmission process of holistic review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ere exists questions and objections to the standardized test, represented by the SAT and ACT, which have led to a movement to “de-standardize test”. Currentl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U. 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adopted a policy of “Test-optional” or “Test-flexible”, which is influenced by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tud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market mechanism. They reflect the reduced effectiveness of standardized tests in admissions, the demands of students for educational equity, and the coupling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in the market. While these initiatives have brought some benefits to both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students, the values and practices behind the “de-standardized test” policy are highly controversial among differen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are not accepted by all institutions. And the real impact of the policy on promoting educational equity has yet to be tested. Finally,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rationale for China's Gaokao and the potential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the new Gaokao reform in comparison to the relevant find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Keywords:** 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dmission policy, standardized test, test-optional, educational equity